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

和帝大悅也

# 卷二十八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注

卷二十八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貴重40  
編號D7811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爲蘭臺令史遷爲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坐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一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二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四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謠。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

觀莫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善曰。君子曰。孔子曰。至于勝母。舊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遊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照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舊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盡惡木之枝。惡木尚能取之。況與愚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墮見之論。管子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若只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執鞭以將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趨也。廣雅曰。將欲也。饑食猛陰。銖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善曰。日而速夕。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彊暴姦邪之人。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

賈新語

本草日、秋冬爲陰神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銑曰、崇

屈子新論雍門周曰、崇高也、廣雅曰、敷起也、傷心矣、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峯、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善曰、毛詩

長嘯爾雅曰、山

小而高曰、峯、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翰曰、絃急則調

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善曰、疾美箏賦曰、急絃促

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

貞信之節、言必

憮憮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善本作發、翰曰、涉於壯路、誠

爲至難、何爲開此遠役之心、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

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

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蓋韻篇曰、懷抱也、

難、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

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五言、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善

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善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作峻而難、向曰、夷平、簡易出天道無

難、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有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廣雅曰、躡覆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平協韻

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

濟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熟餐

永豈懸寒、銑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謹亦致禍難、則溫遠之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

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婢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

滅 累 絶

死辭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戲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飯而食之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得因攬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存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餘同上注高誘曰炱煤炱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門顏回於是疑惑七敵曰閭君逐臣顏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蜀原放逐沅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遭禍者弃恩舊也福鍾悄有兆禍集非無端向日兆象也善曰言禍福之至而皆有徵也故兆聚也言無端緒出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善本作懽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安之可為歡也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可為歡也

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鑑聚也言無端緒出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善本作懽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安之可為歡也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可為歡也

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生皆安不以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曰光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善曰苟悅申鑑曰側弁若顙冕是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長以受福也善曰言小人近情苦鏡舉則傾冠是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五言天下征伐

濟曰苦

苦哉遠征人飄颻

善本作飄守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伐長城

藻

阿嶺向日鷗飄遠行兒四渡西方也

上戍守也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

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諭遣戍

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谿

善本作谷深穿字無

底崇山鬱嵯峨

韓曰崇高也嵯峨高見

善曰列子曰夏善曰列子曰夏

素嘉詩石鬱嵯峨

日巖奮臂攀喬木拔跡

善本作迹涉流沙

齊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

西被流沙振舉出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

奮臂爲天下唱始尚書曰尊弱水入于流沙

隆暑固已慘

涼風嚴且苛夏條焦

善本作鮮藻寒冰結衝波

良曰疊上文也

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奇醜

謀華也焦鮮爲

熱也結衝波水結爲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善曰賈誼註曰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出宋均春秋緯

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繕毛詩曰誕寘之寒冰

善曰鄒陽書曰湖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

銚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

善曰鄒陽書曰湖

馬遂進閩於邢鄆杜萬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

也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爲不道較諸大夫戰奚以而可

大丈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草昭曰物旌旗物

色微權之屬也羽獵賦曰僕若天星之羅

鳴鏑自相和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辭箭名

乃作鳴鏑音義朝餐食字不免曾夕息常負弋

韓曰免脫

也胃燒鑿也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遇鬼胄橫戈而

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

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代苦辛濟曰本又豫章郡而爲之以敘人

山之川陸殊邇軌懿親將遠羣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

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善本作渚遙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

山之川陸殊邇軌懿親將遠羣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

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封建親屬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也周公三荊歡同株四鳥悲

善曰廣雅曰輶迹也

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封建親屬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也周公三荊歡同株四鳥悲

○善  
寄也

異林人良曰三荆三枝其本出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

乃捐謂日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樹荆樹經宿萎黃  
根同株孔子在棘間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敢知此何哭回

曰此者非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者也昔頤山之鳥生四

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

果然故云悲異林同上注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會

向日悼傷

也良宴會徵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

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全日之速寄者

何日吳無停陰翰曰戶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

向日悼傷

隨年侵濟日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善曰前路後塗

盡言無能制也善曰景之薄暮喻年老也鮮克

幾何出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

中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翰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

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

情能不深向日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

保嘉福景絕繼以音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

善曰景影出言形眾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良言前或曰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善本作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

盤向日北盤出朔北方也穹窮陁外也盤者山首盤道

韓詩曰在彼穿谷王弼周易注日盤山石之安也善曰爾雅曰巒山也

巒良曰被覆巒山也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

墮也郭璞曰山也

劇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囀。

玄猿臨岸歎。

平、僅本作宣。

善、春秋元命苞、漢書。

本作宣猛虎憑林嘯。

賦曰、憑依也、上林玄猿素魄。

夕宿喬木下、慘愴憇鮮歡。

向曰、喬高出慘。

少渴飲堅冰、饑待零露餐。

翰曰、言餐渴而飲。

愴寒兒、憇常醉。

哉行役人、慊慊輩、惄苦寒。

濟曰、莫無、劇甚也、慊慊憂不足。

亦增愁。

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

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與前意不異。

向曰、蓋。

驅馬陟陰山、山陰。

高字本作。

馬不前、徑陰山候、勁虜在燕。

然良日、陟外也、陰山山名、候伺望。

良日、陟外也、陰山山名、候伺望。

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

解朝日、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書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征徙也。

善曰、殊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

向曰、邈遠、縣長也、善曰、邈猶登也、翰遠也。

言賊未平、善曰、僉狁匈奴也、毛詩曰、遠也。

良曰、僉狁匈奴名、亮信夷。

無兩全、翁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內

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紹謂齊侯曰、平陰者、凶兵也。

役先二子鳴、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旗。

良曰、遵奉也、漢書延壽爲諫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鄧支單于、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施旗類也、善曰、漢書曰、耳延壽享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

校尉陳湯其誅韓郢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  
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向斬單于首賜  
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侯大夏旗旄旌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向  
部入曰振旅橐街蠻夷郎門將士受爵賞傳匈奴奴之首於  
來苗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叔杜勞還役  
也南郡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郢支單于首  
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郎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  
城門肉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翁曰言念舊鄉而有

門有車馬客行

是作雖

翁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濟曰皆假言之善  
歸濡跡涉江湖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水名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  
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銚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舊袖出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善曰  
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

敘溫涼

向曰敘別離之歲月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

春秋言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翁曰邦族謂鄉親也善曰毛萇曰言旋言

復我邦族尸子曰其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濟曰舊齒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

溫涼也存其死也亡其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翁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善曰毛萇曰言旋言

復我邦族尸子曰其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翁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善曰毛萇曰言旋言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善曰毛萇曰言旋言

朝至遷易城闕或立荒銚曰謂吳之市朝城闕善曰古

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

毛詩曰在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茫茫向曰謂機家墳壟也善曰仲

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翁曰崇善曰仲

相接相以識其墳也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壯之崇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

傷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善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銚曰言登山下見都邑善曰說文曰君子有所思行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

君子行  
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良曰、謂登北邙望晉都。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輶

蘭而延佇、臺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向曰、一臺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

別鬼。

善曰、鄭德漢書、臺謂城邑之居也。

甲第崇重闔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

宅也、崇重闔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組洞房、尚書中候

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曲池

向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

濟曰、湛湛水平兒、草木叢生曰、蕪、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

幕、羅幕即羅帳、善曰、楚辭曰、爲堂邃宇、鑑曾軒古詩曰、

交疏結綺窗、又曰、匱家蘭爲室桂、羅帳張。

爲梁楚辭曰、弱門歸壁、羅帳張。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外、進於君以亡國之樂

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胄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高升

善曰、言微貌以色斯而見外哀音亦人生誠行過、善本作承顏衰而作出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過。

邁字

容華隨年落、向曰、言人生處此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

忽如遠行客、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懷。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

廣博矣、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太夫、公曰、夫膏梁之性

難止、出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

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

也、宴安消靈根、酰毒不可格、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

根、喻身也、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酰毒

緩也、以懲不悛、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良曰、無以肉食

矣、於食葵藿貧賤之士、善曰、說文曰、晋東郭氏上書於

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

爾雅曰、格敬也、無以肉食

矣、於食葵藿貧賤之士、善曰、說文曰、晋東郭氏上書於

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

爾雅曰、格敬也、無以肉食

矣、於食葵藿貧賤之士、善曰、說文曰、晋東郭氏上書於

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

肝膽塗地也、

齊謳行

五言篇亦發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贅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貞交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旦平

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

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冕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

大人群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

左氏傳齊景公欲更諸葵壇之地之害因請更諸葵壇之地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

翁之雙鶴崇也冥昧極高之處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

或爲嵩兆也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濟曰姑尤二水名聊攝二縣名皆齊

境也多矣杜預曰姑在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虢陽郡東南

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

沈曰諸雜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

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孟

諸呑楚夢百二侔秦京

賦曰齊淳陽瀨游孟諸吞若雲夢良曰孟諸齊之擇名

者八九於其舟中曾不帶芥漢書田皆賀上曰陛下得韓

信文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

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又曰設自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

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蓋

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惟

美哉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風大乎恢大也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領也右君也言君者尊

之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鸞揚謂

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曰定傾

扶危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翰曰送遞盈浦也善曰

代御王符濱夫論曰每盈每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向注與李善同善曰

時左氏

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位、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諧諛之臣二、所笑出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喪大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謂不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子謂齊侯飲酒樂、公曰：古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荊姑氏因之、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荊助革切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銓曰：行行漸去、見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獮賦序曰：禁御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言五

或曰羅敷豔歌

向曰隋上桑出秦氏女也秦氏耶  
鄆人有女羅敷爲邑人王仁妻仁

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辭。華作陌上

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相擬述善同上注又曰出崔豹古今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上也。善曰：山海經曰：漫谷上

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濱房出清

日所浴也高臺多妖麗、濱房出清

清梁曰：好美，澹深淑善也。清顏閑雅，謂留緩之顏、惠好也。閑謂留緩。

齊齋曰：姊，姁也。清，潔也。梁，深也。淑，善也。也，清顏，梁之顏也。惠，好也。閑，謂留緩也。謂留緩者，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父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美而使善之也。

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瀕邑矣。

盛美如東方之田矣。賈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闢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平聲。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羽也。善曰：毛詩曰：美

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闕正也美聲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羽翰羽也善曰毛詩曰美

目睭矣。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

自騰光王逸曰曼澤出臘視貌好目曼澤臘音錄登徒子好

良曰、竊窾婉媚皆美鬼。善曰、張衡七言曰、竊窾婉媚皆美鬼。善曰、張衡七言曰、竊窾婉媚皆美鬼。

寃婉媚皆美鬼。善曰：張衡七  
言曰：窈窕毛詩曰：窈窕

暮

書

乃淑女、又曰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紩。向曰、明兒、綺紩綉類。

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濟曰、翟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瓊玉名、瑞璠寶名。

羽名也、毛詩曰、琬琰瑤琨、杜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禮住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謙羣首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弱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良曰、藹藹盛兒、佳會、善曰、周雲言多出、遇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輶。

丹也、華丹丹華也、善曰、漢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被、被、華被、白、蒼頡篇曰、輶軒皆車也、善曰、漢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被、被、華被、

丹也、華丹丹華也、善曰、漢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被、被、華被、

丹也、華丹丹華也、善曰、漢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被、被、華被、

纖指彈、武詩曰、撫膺掩泣、良曰、誰爲遊子吟、良曰、

良曰、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荀卿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外郎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絳九秋之增傷、美外郎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絳九秋之增傷、美

悉西荆之折翼、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赴曲迅驚。

鴻踏節如集鸞、向曰、迅急也、鴻集鸞舞之狀、良曰、

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遊、仪綺態隨顏變、沈姿無

定、善本作源、縱橫而曳、其源不定、善曰、之或爲定、俯仰

紛阿那、顧步咸可憐、良曰、阿那弄弱兒、咸皆也、善曰、張衡左氏傳注曰、步徐行也、楚辭謂之、於波瀾善曰、

戲映於波瀾善曰、闌雅曰、扶

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謂之、騰說文曰、湍水疾也、哈容不足諱、春游良可歎、良

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謂之、騰說文曰、湍水疾也、哈容不足諱、春游良可歎、良

易云：「台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歌謡然芳春之辭。」良可歎美。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台容誨淫。」

長安有狹邪行，備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宋輪。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路，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輶飛轂交輪。善曰：爾雅曰：「三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輶飛轂交輪。」

躡飛塵

濟曰：華景日光也。蹕飛塵言輕疾也。」鳴玉豈樸儒

憑軾皆俊民

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

用康

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

烈心厲勁秋

銳曰：烈猛厲叢也。言朝

蒙毅甚於勁拔，其服鮮麗，有如芳春。

西京賦曰：麗服颺蕡。余本倦游客，豪俠多

舊親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善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傾蓋承芳訊，敬鳴

當及晨

良曰：「傾蓋新見我，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

及晨而鳴。」

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諭雞

明與鳴同。

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翰曰：守貞一之道，自

遵曲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暗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揚子見達

下式，何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

善曰：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銳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

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楊雄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簾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

矩，廣雅曰：「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邪路，其事果然。寒暑

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善曰：言規

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

不必相循，解嘲曰：發行者，提足而投迹，四時代御。爾雅將遂殊塗軌

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

要子同舞淥翰曰、津者會合之所、答新知者詞也、言我自歸乎會合之地、寡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竟與子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竟與子

寡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竟與子

### 前綏聲歌

五言、命長綏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

曾城之曲阿曲也、舊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

中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尺、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長

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妃

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銑曰、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興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

根曰、汝聞韓終來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奠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

良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微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也、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踰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于曾城之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

宵善本  
作宵

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良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微瑤臺女南要湘川娥

也、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踰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于曾城之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

人也、爲湘夫

人也、爲湘夫

栖作棲唐本瓊鑾玉衡吐鳴和

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執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善曰、毛詩曰、夙夜鑾、謂薄天而行、翻鑾輕鬼

蓋羅翰曰、肅肅車行良宵、鑾、謂薄天而行、翻鑾輕鬼

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翻翻、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

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鑾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

王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偶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軺、和在衡、太容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軺、和在衡、太容

揮高絃洪崖發清歌向曰、大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朕崖

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善曰、思文賦曰、太容吟曰、

立而指麾辭綜

日獻酬既已周

輕舉乘紫霞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

谷波作谷

濟曰、惄整也、扶桑賜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

善本作濯足

湯

善本作湯字

此而整轡濯足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

日朝濯髮於湯谷

湯

清輝溢天門

垂慶惠皇家

翰曰、羣仙飛

惄余轡乎扶桑、又垂降塵福惠賜我皇家

善曰、淮南子曰、鴻臚大禹之禪

也乘雲車、據闕闈、論天門高誇

日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

也蔡辭述征賦

日、皇家赫

而

天居萬方祖而星

集

### 長歌行

五言向日、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

川流

馮衍書云、日月經天山河帶地

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

川流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銑曰、日景不留

尺皆以少言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

流行曾無止息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

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出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特乎晷不再來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全謂無一也、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衰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日容華夙夜零體澤坐故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日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棄也、善曰、無故自捐而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也、良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日往來倏忽、善曰、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良日遊往也、楚辭曰、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女、毛良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韓曰。竹簡及素帛。宣述也。古人書於

子。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大及歲未暮。長

歌承我闌。

濟曰。迨屬也。歲未暮。踰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

詩傳曰。迨父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號

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闌而自察

吳趨行

五言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謂其地也。

楚妃旦勿歎。

齊娥且莫謳。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爲曲善曰。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

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求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

昔躇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謂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

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闌

門起。

向曰。吳王闔閭立闌門者象天通闌門。善曰。吳越春秋

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闌門。善曰。吳越春秋

闔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翰曰。峨峨高兒飛閣高閣也。跨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

善曰。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闔闥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重櫟銑曰。欒拱游游極揀也。圓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善曰。西

承游極回軒啟曲阿。

銑曰。欒拱游游極揀也。圓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周禮曰。明堂咸有四阿。彝玄周禮注曰。

四阿若今。鵩鶡慶雲被泠泠鮮祥字。

翰曰。鵩鶡慶雲瑞雲也。泠泠風聲出。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善曰。史記曰。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

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善曰。左氏傳曰。晋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向曰。太伯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

而歸之。立爲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

壞

徵符合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李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以避季歷，果立。是爲王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知盛衰。灼然有輝光矣。華夏善曰：毛良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胃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頽善本作墮字。陽九帝功興。

四遐濟曰：謂後來王道頽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也。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頽世羅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頭下也。此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懿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此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矣。春秋命歷序，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八族陳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櫟吳人以重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頤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相呂竇公孫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作此山河者，謂長久也。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著者武功烈。爾雅曰：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濟濟衆盛，鬼滂沱充溢鬼。善曰：毛長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秦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淑義難窮紀，商榷角爲此歌。良曰：淑善也。商榷粗略也。善曰：公羊傳

宋萬曰魯侯之歲魯侯之美何休曰歲羨也羨好也賈逵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度其雜略也言商度其雜略也

粗

五

沾作露

**衰** 作 **殞**

△善曰歌錄

明帝造

即逝不處繁華善本作華繁  
容顏亦隨歲時而歿  
遷悲士不遇賦男懽  
莊子曰喜怒相疑愚  
言曰彊者勝弱智者  
弱者能變易白黑  
伯懽讖人毀我於君子  
樊鄭玄曰蠅之為蟲  
使白喻老也欲君子  
禪書曰使獲日月之  
悲哉行五言良曰夢思

塘上行五言 錄曰 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  
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蘿生幽渚、微芳不足宣。濟曰、江蘿香草也、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  
居華池邊。翰曰、喻自家適人。善曰、張擇漢之父、周易曰、潤雨、楚辭曰、鼈鰐遊乎華池。被蒙風雲會移。  
下垂影滄浪平泉。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善曰、西京賦曰、西有五臺、連以昆德孟子曰、霑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向曰、水色也、謂水色也、孟子曰、有五臺、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霑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向曰、既渥、毛萇也、自謂、孟子之德、有如此也。善曰、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門、奧。

10

逝不處繁華善本作華繁  
容顏亦隨歲時而歿  
遷悲士不遇賦  
莊子曰喜怒相疑愚  
言曰彊者勝弱智者  
能變易白黑  
人燭我於君  
葬鄭玄曰蠅之為蟲  
使白晳僕人變亂善  
禪書曰使獲日月之  
悲哉行五言△良曰  
夢思

塘上行五言  
辭或云甄皇后  
武帝歌曰蒲生  
江蘿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自給濟日  
居華池邊翰曰喻自家適人  
之以風雨楚辭曰盡  
下垂影滄浪平泉良曰藻花也  
清以喻婦人  
有五臺連以昆德孟子曰  
滌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霑潤  
與深也自謂沐君子之德有如  
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

萍也

陽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向曰、觴酒器也。良曰、言人壽促也。也、過往也。朝霜見日而消。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露。時無重至、華不再揚。濟曰、言一歲之內來者、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無復少年矣。善曰、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蘋以春曠蘭以秋芳。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至、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矣。萍始生、鄭玄曰、萍華其大者。善曰、已去之日苦多、謂漁老也。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善曰、曹植苦矣。春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矣。

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向曰、遺與也。所也。欽敬者謂知友也。善曰、李陵答漢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舊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短歌行

四言 蘭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

觀曉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喜曰、作音字。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翻翻飛翔倉庚亦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也。盈通谷、長秀被高岑。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誌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秀兮菊有芳。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濟曰、女蘿託松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藟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藟蔓葛、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出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纏縛之、鄭玄曰、葛藟纏縛而蔓之、尋猶緣也。傷哉客游。

昔本作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言已客塵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宿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跳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善曰、韞耶國語。





卷

訖

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卒。其後  
鴻去染梓。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  
矣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之  
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  
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旅客也。范彈後漢書曰：染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  
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貨睿伯通異之，乃舍  
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率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向曰：  
「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善曰：左氏傳晉侯  
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

老被弃

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善日之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自

書曰賤子人之謙稱善曰僕  
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君子

原翰曰：寒鄉北土，就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始隨張校尉召舊本作占募到河

沙奴召募滿投募也。善日漢

漢書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逐李

軍得以不之占謂自惡度  
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

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舉封樂安侯。范增後漢書曰：耿長安城。漢起築其行所。

長城也。善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變追虜出塞而還。蔡邕密塹所以別内外異殊俗。密途近直長也。寧歲無寇賊出言。

卷五

途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吳。於是平。一歲七奔命。肌力盡。向日言苦辛。多年歲也。既竭心思焉。涼溫也。見上善日益將軍。

既下世部曲亦罕存韓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  
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軍侯一人

孫策一人，善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濟曰：孤績獨自効也。時事既異，誰復善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書：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腰鎌廩刈葵藿，作收雞施。善曰：鍛也。鍛古韻切。昔如驛古上鷺今似檻中猿良曰：言少時如鷺在檻上，撻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講又皮蔽手而臂齋也。善曰：東觀漢書：置後檻中，則與狹同，并不巧捷也。無所舉其能也。徒積非捷哉。

昔本作  
結案。向日、念見弃之深，善  
日、言忽在已若何負之弃席

思君憇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魏。齊曰：晉文公歸至河邊，且指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舅也。  
犯哭曰：邊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犁老馬於道，而問為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方更取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窶也。惺帳也。善曰：則廉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謫故謂之魂。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魏薛君也。

出自薊昔北門行五言  
辛之意善曰漢書曰薊安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舉  
烽火至成陽謂及京都善曰

遺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通長安。

注曰。律說。勦兵而住。曰。必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  
敵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屬陣精且彊。善本作強宗。  
良曰。匈奴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善曰。嚴秋謂秋氣嚴  
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  
出並公旱切。幹書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  
書曰。遺使冠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  
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徑。向曰。鴈行魚貫。皆  
峻峻處飛梁。樂水為浮橋。以度也。善曰。漢書曰。公孫茂  
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  
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相  
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翰曰。胡匈奴也。礫石  
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  
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屬陣精且彊。善本作強宗。  
良曰。匈奴謂弓。竿謂箭也。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  
出並公旱切。幹書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  
書曰。遺使冠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  
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徑。向曰。鴈行魚貫。皆  
峻峻處飛梁。樂水為浮橋。以度也。善曰。漢書曰。公孫茂  
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  
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相  
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翰曰。胡匈奴也。礫石

晉序曰大風飄石焉步毛宇縮如蝟角弓不可張也

結客少年場行

**少年場行** 五言。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爲  
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勸作也。善。  
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澹北芒。若  
彈後漢書。曰。終。蓋。詩。馬。之。北。芒。若。

卷之十八

十一  
四

遊五臣作游

居士錦帶晏都賦曰吳鈎越棘也相範並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闇而相傍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游濟曰追兵即

故感義而行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擣後漢書曰並祖會追兵至涿州太子聽索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廬之鄉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舊丘謂舊里也立居外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洛陽有四關東爲城阜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内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

雙闕似雲溥言高也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博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舸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善曰冠蓋雲浮扶宮羅將相交道列王侯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善曰漢書日中市朝滿車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

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翰曰貴者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辛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塉感懷百憂向曰百憂言多也善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建王逸曰坎壈不遇貌凶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馬若川流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而相求也善曰左氏傳曰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辛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塉感懷百憂向曰百憂言多也善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建王逸曰坎壈不遇貌凶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 軌闕旨

粟

贏策

東門行

五言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

東門行

古辭也

傷禽弦驚倦客惡離聲翰曰禽傷於弓惡於弦客倦

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射獵廩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盡發

而下鳥。魏玉曰、然則謝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鵠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未已。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陰。今臨武君常為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淒零。送別之人、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

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翰曰、遙遙行兒、杳杳暮也。善曰、說文曰、息喘也。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翰曰、鶴鵠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顏。居人掩闌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霸客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緋兮瑟兮。衣食不得其所。善曰、淮南子曰、百色淒其以風毛長。日淒寒風也。

顏

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

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 苦熱行

五言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善曰、曹植苦熱行日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曬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跋曰、西域有赤上身熱人。阪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坂也。赫盛良爲南方之威色。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五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人身熱頭且痛。鳥棲塊來歸。向曰、飛鷺過熱陷墮水中。楚辭云、冤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鵲跕跕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坼。翰曰、雲潭石坼為湯泉。善曰、王愷之始興記曰、雲潭石岸出。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蒸山泉也。石坼石岸出。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

埤  
墘

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歇蒸之熟  
柏數丈、楚辭曰、觸石礮而衡遊、埋翁曰、礮曲岸、衡與矫  
同日月有相昏、雨露未常晞、濟曰、敵暑之氣、上蔽日月、而

不乾、晞乾也、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相翳、曹植  
感時賦曰、惟渴雨之求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

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跋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玄黑盈長八十圍三丈也、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

蟻若象、玄蜂若蠱、百舍沙射流影吹蠭病、善本作行暉、良

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蠭病、善本作行暉、良

使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刺者至死、  
使無光暉也、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

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刺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鬼、吹蠭即飛蠭也、顧野王輿

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蠭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

之光瘴障也、善本作氣晝熏體、商周露夜霑衣、向曰、瘴氣毒熱

入觸之肉即潰爛、觸有毒、其上露觸、善曰、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瘴風

七哀詩曰、南方有臂石縣有銅潤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

郭氣、晨鳥不得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肺、善本作肥

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云、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具復、肺病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

病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

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於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殊病也、瀘音

廬、肺音肥、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良曰、言使生軀與

亡之地、翻為禍之徵兆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

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

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

劇

沾  
作霑

五臣

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漢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竟不得大官後漢馬援擊交趾還師位終列廟言皆輕此炎方盡忠効勤而榮薄賞微者是國家艱爵華本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棄向  
小臣計倪對越王勾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繢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

濟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善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妾妾重妾妾嫁婆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宋絲繩清如玉畫水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sub>水取其潔淨也</sub>善曰朱絲朱  
絃也禮記清朝之瑟朱絃而疏越相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絃絲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于將必求其  
以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向曰言我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善<sub>穎曰張良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sub>

千才妙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裏興銑曰謂人壯輕薄善<sub>日毛詩序云朋友道榮</sub>

鄭玄曰道絕者奔恩舊也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sub>之小則以爲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善曰李尤戰銘曰山陵之獨越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髮之亹亹盛</sub>

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亹亹成於丘海<sub>文子曰禡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sub>

食苗實碩鼠翰曰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又云營玷字善本作白信蒼蠅營青蠅止于樊皆喻佞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已見上文

顏文

鳩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濟曰、鳩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上、故謂前若見陵、芻亦草也。

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

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濡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鸝一舉千

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鷗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鸝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大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著

西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申默寢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

稱、銚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漏迷惑、漢成帝

稱去班婕妤而寵趙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

竟招後議、善以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得褒姒

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論殺也、班婕妤失寵已具班

婕妤悲詩、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惜者心也、貌曰、恭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而心猶不足惜、尚書曰、貌曰、恭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放歌行

五言、翰曰、敘、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

蓼鳥蟲避葵董、習苦不言排

善本作

小人自齷齪、初安知

曠士懷、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董之

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己同、陰

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董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

也、齷齪姐兒、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

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雞鳴洛城裏、禁

門平旦開、舊曰、史記曰、雞三曉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拂遺良日、素帶紳也、曉

此炎熱與煖同、古字通也、七啟曰、華組之饗風也、纓冠饗也、結止鍾鳴猶未歸、銚曰、鍾鳴謂暮也、善曰、日中為市、已見

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謂曰、鍾鳴漏盡、洛

陽城中不有行者。夷世不可逢。賢君言信。愛才明慮。自天歟。

不受外嫌猜。

向日夷平、天君也。善曰、郭象注日、並有夷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曰、猜疑也。

一言分

珪爵、序善辭草萊。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序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華爵也。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折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向日、言行合於賢主、豈惟千金於臺以待焉、虞卿一說趙孝成王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石勒進也。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臨

路獨遲迴。

明統日、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兒、若逢

志字、當合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 升天行

五言詩學仙也。銑日

家卅宅、關輔、勝帶官

善本作王城。向曰、宅居也、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謂勝冠官守。

帶時也。是爲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號、備聞十帝

事委曲兩都情。

前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書已知之。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

歲十帝、焮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心平。

濟曰、驟覩也、也難出也、榮華也。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

也、翻翩類迴掌、恍惚似朝榮。

濟曰、翻翩也、也謂須臾間也、也難出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葉朝榮兮夕颯下猶運掌也。

窮途悔短計、晚至。

善本作志字。向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太一日、齊戒六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善曰、莊子曰、從

赤松結友方、比王喬而爲偶。亦松結友方、比王喬而爲偶。

太一曰、齊戒六從師不固、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固之也。楚辭曰、與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及

體

旦止

也

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訖、發開也、仙經

有九轉金液丹法、籥可盛書、故云隱丹經、善曰、抱朴子

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

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鑑、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

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復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

有九轉故、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臥雲也、言委任風雲

曰九籥也、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臥雲也、言委任風雲

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善曰、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

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綺禮絳賈、笙機雲賦曰、仪長拂曲婉絲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

登綠閣、解玉飲椒庭、向曰、眉霞冠、謂從仙也、解玉佩、謂去

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綺禮絳賈、笙機雲賦曰、仪長拂曲婉絲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

之郁烈、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翰曰、齡年也、善曰、神

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

遷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神遊于安息、憶此未

久已、二鳳臺無還駕、籥管有遺聲、翰曰、有籥史者、善吹籥

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籥管有遺聲、翰曰、有籥史者、善吹籥

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籥

聲、阮籍詠懷詩曰、籥管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良曰、一

宋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汝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鳧也、

鼓吹曲

一首

五言

晉書

集云

奉隨王教

作古

謂

帝政伯所作也

謝玄彈

銘

曰、眺奉隨王教

作古人入朝

鼓吹短籥也、所謂歌舞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向曰、金陵號名

江南曰楊州、佳麗已見上文、吳

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

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

植贈王粲詩曰、壯哉

佳麗殊百城、遙遙帶綠宇、善本作

水迢遞起朱樓、翰

植贈王粲詩曰、壯哉

佳麗殊百城、遙遙帶綠宇、善本作

水迢遞起朱樓、翰

植贈王粲詩曰、壯哉

佳麗殊百城、遙遙帶綠宇、善本作

水迢遞起朱樓、翰

其

勒

卷之二

蓬池長鬼，迢遙高鬼。  
吳都賦曰：「伏朱櫓而四飛薨，交馳道垂楊蔭御灑。」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蓬池長貌也。  
志賦曰：「伏朱櫓而四飛薨。」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蓬池長貌也。  
望採三秀之華英，飛薨交馳道垂楊蔭御灑。  
向曰：飛薨，屋檐也。馳道，馳也。  
道天子出行之賓御，灑長安有之。金陵據而作也。  
吳都賦曰：「飛薨奔至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  
易古今往。」  
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出。崔  
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  
功名可收錄也。  
善曰：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  
子曰：駒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輶華轡、西京  
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司肅宗詔賈  
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生收易於章臺。  
挽歌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善曰：燕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戶鄉自  
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善同。翰注  
繆燕伯  
翰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  
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  
戶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  
寄其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  
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善同。翰注  
生時游國都，死沒葬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求久  
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善曰：諭衡曰：親之  
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虞  
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虞淵懸車息駟馬。  
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必日沒於  
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  
存我。  
魏賦曰：我為亡者福也。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  
其馬是爲懸車，至于悲泉，爰息。  
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

繆燕伯晉書曰、魏志云、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  
寄其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  
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善同、翰注  
生時游國都、死沒葬中野善曰、歸田賦曰、遊鄙邑以赤久  
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  
所葬、善曰、論衡曰、親之  
左氏傳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虞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必日沒於  
虞淵矣、懸車息焉、不復乘之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  
虞淵懸車息駟馬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  
存我、詭曰、我爲亡者福也、善曰、淮南子曰、文夫恬然無  
憂、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善曰、穆天

子傳、七萃之士  
自古有死生。

##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霸白。卜擇華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善曰：儀禮曰：筮

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轡也。蘇衆周禮注曰：

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鳳駕警徒御、結轡頸重基

向曰：鳳駕早駕也。

雅曰：命名也。廣雅曰：命名也。鳳駕警徒御、結轡頸重基

向曰：鳳駕早駕也。徒御御車

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鄭玄曰：重基山也。謂轡車上下於山阜之間。善曰：毛詩曰：星言夙夜。又曰：徒御

不驚、春秋運斗轡龍輶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濟曰：禮記

龍輶廢容黼旒、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旒。皆所以衣柳

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旗以引轡。將啓賓也。善

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

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盡龍於荒也。彼猶

曰：山者地基也。不驚春秋運斗轡龍輶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濟曰：禮記

龍輶廢容黼旒、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旒。皆所以衣柳

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旗以引轡。將啓賓也。善

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

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盡龍於荒也。彼猶

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

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轎

音而舍置也。翰

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轎。音而曰舍置也。  
爵酒器也。柱檼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轎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轎喪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轎期也。說文曰轎喪車也。禮記孔子曰子疇昔之夜薨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歸期無歸期。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帷紅帷本作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無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良曰皆來此相送周至也。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住日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駿駿林策索驥。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兒飛馳也。駿駿又曰有駢有駢毛萇曰蓋白曰驥也。按唐遵馬奔兒策捶也。駢良駢名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駢載驥。又曰有駢有駢毛萇曰蓋白曰驥也。

**長蘆送子長夜臺** 翰曰、遵德也、草木叢生曰蘆子謂亡者  
善曰、漢書曰、天子接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

卷四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  
可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殉沒身易亡、救  
子非所能。女夷良曰、發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教子不能致焉。或含言哽咽、揮淚涕。善本作流離。向曰、含言欲言也。涕傍字。流離哽咽、悲哀兒流離。  
淚散良善曰、劉表與表譚書曰、闇之哽咽、告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翁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善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自憐、翁而私素驂佇轎軒、玄駟鷺飛蓋。良曰、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轎車喪車也。佇立駕

馳也。皆葬之儀注也。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向曰：興起也。迴遲，謂之也。

官已見。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銚曰：魂輿、輿車也。中有上文。

靈輿服志曰：禮葬有輿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行陳駕。今時謂之輿車也。

平生長旌誰爲旆。銚曰：孔子爲明器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爲旆者，言爲

亡者之旆。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善曰：周

軌傾雲結流鶻。翁曰：悲風者聽風有以助也。轍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曰傾

雲、結畢流行。善曰：轍猶積也。文字集略曰：轍雲雨狀也。轍與霧古字同。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逝

吾鄉之足領，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向曰：重阜重岡也。崔嵬高鬼。

玄廬謂墓也。竄藏也。善曰：曹植感節賦曰：豈

植曹晉書曰：痛。玄廬之虛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銚曰：旁薄地之形，於廣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爾雅曰：東至於泰岱，西至於邠國。南至於僕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上。故天裏地。

側聽陰溝漏，卧觀天井懸。濟曰：廣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涌謂

爲天象及江河、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隴山以水銀為江河、上文體騰涌。

具天文、天官星占。東井一名天井。廣字。善本作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翰曰：皆夜謂廣中出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

善本作歲。我行無歸年。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也。善曰：張良遺金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人往有返也。善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醫曰：今臣醫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壯也。昔居四民宅，今託

萬鬼隣，向曰：四民士農工商。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一日反字。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醫曰：今臣醫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壯也。昔居四民宅，今託

萬鬼隣，向曰：四民士農工商。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歎

索上有大桃樹東北廟  
蓋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昔爲心尺軀今成灰與塵書曰淮  
南子曰

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指之土韓子曰死

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

索所佩鵠毛今不振平昔者所佩服如鵠毛之輕今不能勝

舉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

法曰素故也鵠毛渝輕也燕舟子曰茲有輕於鵠毛

豐肌善本蠻蠻妍骸作姿

來夷汎平好也今以此饗食蠻蠻長爲夷

蠻也蠻蠻土中蟲名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

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發厚葬之莊子曰吾或

天地爲棺弟子曰恐烏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

鵲食在下為蠻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穀也

爾雅曰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祭

相延為賓主螭魅邪鬼出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官

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官供神之處出左氏傳曰王孫

之謂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螭山神獸形、魅

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

也善曰皆假亡者詞也茶毒苦也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向曰附心已見上文手詩曰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善曰又曰假寐永難

挽歌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號曰荒莽廣大兒蕭蕭風吹聲

搖百草又曰白楊向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郊辭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善曰東風

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

居高墳正嶠嶢音堯

高兒翰曰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幽室一已閑千年不復朝濟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

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善曰

字林曰：蕭，曉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為立跡，千年不復朝。賢

達無奈何。此故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

餘悲，他人亦已歌。

向曰：言情。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大陵曰：

## 雜歌

### 歌一首并序

#### 荆軻歌

濟曰：史記云：荆軻衛人，好讀書，擊劍，爲燕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

丹，祖送於易

水上。

銚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善曰：崔實

高漸離擊筑

荆軻歌，宋如意和之。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善曰：鄒展漢書注

日：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一名壯士軻所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 歌二首并序

#### 漢高祖歌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

子。謚曰：高皇帝。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銚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

自歌。

善本有曰：宗。銚曰：佐酒，助飲酒也。向曰：上高祖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應劭漢書注曰：酬洽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寇競逐而天下亂也。

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 扶風歌一首

扶風劉越石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

集云扶風歌九首以西韻爲一首今

合而爲一者誤也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曰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向漢書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左手響繁弱右手揮龍淵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卦父之繁弱杜預曰卦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鋒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俯仰飛軒  
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出自鄭玄毛詩箋日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

御

烈烈五臣作烈烈五臣

鞍高岳頭  
韻曰發去岳山也冽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水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齊曰以辭相告曰謙未出也浮雲爲我結飛  
韻本作歸鳥爲我旋  
韻曰漢書息夫躬言助我戀宮闕也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韻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韻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操王昭君歌曰離官絕曠身摧藏游我前猴猿戲我側  
韻曰羨其游戲得志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絕巖中  
渭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游我前猴猿戲我側  
韻曰史記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糧五臣作糧

窮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

日脩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徂吟嘯

絕巖中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逆何也、逆之遵徵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之、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懲矣。惟昔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誓將立功、故引此數息。善曰、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賊、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德通也。我欲竟騫字。作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離此曲、此曲愁人腸。

文選二十一  
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

###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五言

陸韓卿論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會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孺子宫人也、厥子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宫人也。

如姬寢卧內、班婕坐同車。徐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內、漢寵盛之時、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內、而如姬出入于卧內、方能寵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善曰、班婕妤同輦載也。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銘曰、洪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鑑言相與飲宴於宮觀。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向曰、歲暮勝及、踰年歲催其若也、芙蓉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善曰、爾雅曰、荷別名芙蓉也。予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向曰、瑕子瑕有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子瑕母病、聞之夜矯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刖也、魏王與龍陽君並船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大、遂棄前所得、今以臣醜、恐不得大、廣罰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棄矣、王乃仰天嘆曰、敢言美夫人者滅滅之、今言安陵、蓋異也、將必

聞臣得幸於寢、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到也、安陵、蓋異也、將必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子瑕母病、聞之夜矯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而刖也、魏王與龍陽君並船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大、遂棄前所得、今以臣醜、恐不得大、廣罰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棄矣、王乃仰天嘆曰、敢言美夫人者滅滅之、今言安陵、蓋異也、將必

卷二十八

三十九

善同上

住又

日胡古別

賤妾恩

善本作

巴畢

善本作君字

定焉如

翰竟如何出

謝善失子

假龍陽君

寵不知君王之

日已矣哉王逸曰已矣

望之辭也思玄賦

## 文選卷第二十八

州學齋諭  
鄉貢進士李大成校勘  
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叅軍李盛  
覆校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